

夜路燈
論
叢
一

中
州
書
畫
社

责任编辑 弦声

794
《歧路灯》论丛

第一集

本社编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78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219·25 定价 0.91 元

出版说明

本书辑录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自1928年以来研究《歧路灯》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在此之前的有关材料另收入栾星编著的《〈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其中一部分是在1981年《歧路灯》讨论会前后写成的，为首次发表。在编排上略依文章内容分类，按写作先后为次。

对《歧路灯》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各抒己见，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讨论，这就是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

中州书画社

1982年5月

目 录

介绍《歧路灯》	郭绍虞 (1)
《歧路灯》	朱自清 (9)
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	尚达翔 (13)
说《歧路灯》	山 一 (18)
清代文学遗产的新开拓	余 飘 (21)
漫谈《歧路灯》	任访秋 (29)
我看《歧路灯》	牛庸懋 (39)
一部不被忘却的书	刘彦钊 (49)
世俗生活的画卷	耿恭让 (59)
《歧路灯》初探	田 璞 (69)
“埋没”说质疑	
——读《歧路灯》札记之一	蓝 翎 (82)
《歧路灯》五谈	王鸿芦 (90)
略论义仆王中	尚达翔 (105)
封建末世统治阶级的正统派人物	
——论谭孝移兼与贾政比较	吴志达 陈文新 (114)
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	胡世厚 (129)
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	
——《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	张国光 (137)

李绿园和他的《歧路灯》	孔宪易 (174)
《歧路灯》及其流传	栾 星 (183)
《歧路灯》小考证	郑逸梅 (192)
评介《歧路灯》	雁 枫 (194)

从《歧路灯》看康熙、乾隆时期

开封的城市经济	王兴亚 (201)
从《歧路灯》谈乾隆前后戏曲的发展状况	许寄秋 (215)
关于《歧路灯》中的戏曲描写	韩德英 (231)
《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	刘益安 (241)

介绍《歧路灯》

郭绍虞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而不知道《歧路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而不知道《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这三部差不多同时的长篇著作，而显晦之不同有如此！这诚是近世小说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实。

《歧路灯》的成书与《红楼梦》同时，所以蒋瑞藻《小说考证》谓其“纯从《红楼梦》脱胎”的话，当然不可靠；但是确在《儒林外史》之后，或者受一些《儒林外史》的影响也未可知。不过，谁受谁的影响，或谁从谁脱胎出来，这不足以为衡定价值的标准。因为一种作品有价值的地方，决不在于先后的关系。青出于蓝而深于蓝则模仿不足病，何况还不是模仿呢？

《儒林外史》成书最早，但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即是似乎是由许多短篇小说集缀而成，而不合于长篇小说的组织。至《红楼梦》与《歧路灯》则异此矣！书中都有一个中心人物，由此中心人物点缀铺排，大开大合，以组成有系统有线索的巨著，这实是一个进步。不过以《红楼梦》言情，而《歧路灯》说理，理不胜情，所以一显一晦。二书显晦之故，或即以此。然此亦不足为衡

定文艺价值的标准。

然则《歧路灯》的价值又安在乎？或有人说，《红楼梦》说爱情虽极细腻，而不免劝过于讽，易动人淫褻之思；《儒林外史》写世故虽极透脱，而不免过分刻薄，亦不足动人的反省。论其影响，前者易流于为恶，后者不足以为善，至于《歧路灯》则诚如彼自序所谓，善者可以激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于彝常伦类间是煞有发明的。这样，所以他的价值要高出《红楼梦》《儒林外史》万万。此由其作用与影响来衡定文学的价值，依旧不脱旧日文以载道的见解，或不为时人所乐闻。但是，我们假使撤除了他内质的作用与影响而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估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

《红楼梦》的难处在写家庭细故，娓娓动人，只是记载一家的盛衰，而其中便生出无数波澜！这不象《三国演义》之有许多历史的事实为易于着笔，此其所以难。《儒林外史》的难处，在写社会人情，刻画入微，只横写一部人的心理状态，而却能于其间渲染出许多声色。这也不比《水浒》之一百零八个好汉为易于分别个性，此其所以难。至于《歧路灯》呢，也是只记载一家的盛衰而其中波澜层叠，使人应接不暇，则固有《红楼梦》之长了；也是描写社会人情而能栩栩欲活，声色毕肖，则固兼有《儒林外史》之长了。兼此二长，已大不易，何况：（1）写豪奢的家庭易，写平常的家庭难；写情易，写理难！则在《红楼梦》可以放手为之游刃有余者，在《歧路灯》或不免有所顾忌而搁笔。（2）写冷语易，写热肠难；写讥讽易，写劝戒难；反写易，正写难！则在《儒林外史》得以文思泉涌，提笔即来者，在《歧路灯》便不免须加以推敲而踌躇。而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

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所以愈磨研愈刻画而愈透脱而愈空超。粗粗读去足以为之轩然笑潸然泪；细细想来又足以使人惕然惊悚然惧。这是何等动人的力量！老死在语录文字中间者，几曾梦想得来！

本来文与道的问题也是文学批评上难以解决的悬案，实则只要笔性空灵，写得透脱，固不必一定是道，更何必一定不是道！固不必一定要合于道，更何必一定要离于道！定欲合者泥，定欲离者妄，不过文学上的描写叙述，泥于道则易生道障，所以比较的更难一些，而《歧路灯》则论道而不落于道障，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也。

他何以能有这样成功呢？因为（1）在思想方面讲，他是一个练达事理的道学家。（2）在文艺方面讲，他又是个笔性空灵的作家。

近人皆知戴震袁枚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因为他重视性欲，足以矫正宋儒学说的流弊，而不知当时的小说家如吴敬梓李绿园之流也大都很挖苦迂儒酸秀才假道学一流的人物。《歧路灯》中写谭孝移还有一些迂气，写娄潜斋便是一个通儒——为学则切实，处世则练达。孔耘轩说：“请个好先生，不惟教通学生，连东翁也要通。”（第四回）虽是一时戏语，但其言外微旨，于谭娄二人显有轩轻之意了。这些例证，读者自知，可以不必多举。不过值得注意的，在雍乾之际，一般人的思想对于宋儒天理人欲之说，都能加以修正，则便有特别提出的必要，固不得用旧日眼光，视为小说家言而轻忽视之。

这种思想在己的方面体合得真，所以尽管说道学话而不落于腐。例如：

原来人于书上若无心得，坐在案头，这一个闷字便来打扰。胸中若无真趣，听见俗事，这一个乐字早已相关。（第八回）

你想万岁爷自安陆入继大统，一心要崇隆本生，这也是天理人情之至。为臣子者自当仰体万岁爷的渊衷，为甚的迫切激烈，万万不容？……总之帝王以孝治天下，而帝王即以安天下为孝，这两句是千古不磨的。（第九回）

罗仲素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以老朽看来，大舜心中并无这八个字，其心只有父母两个字，但觉到二老跟前，着实亲热，即俗语所谓亲的个没法是也。（同上）

大凡人走正经路，心里是常有主意的。一入下流，心里便东倒西歪，随人穿鼻。（第二十三回）

这一些极端格言式的话头，犹且说来不觉得陈腐，何况其他！

这种思想在人的方面又观察得透，所以说来都觉得入情入理，打中人人坎上的隐微，如然照怪之犀，足使物无遁形。例如：

原来秀才们性情，老实的到官场不管闲事；乖觉的到官场不肯发言；那些平素肯说话的，纵私谈则排众论而伸己见，论官事则躲自身而推他人，这也是不约而同之概。（第五回）

从来读书人的性情，会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决者，大家都有了主意。（第六回）

总之老年人性情，触起宿怒，定要引绳批根；娱以素好，不觉帆随湘转。（第七回）

总之人到了七八十岁，人看他心中糊涂，他自看着心里明白的很；人听他口中絮叨，他自看着说的斩截的很。（第九回）

原来浮浪子弟见了正人，本来如坐针毡。（第十九回）

大凡亡国败家子弟，性情个个都是骄傲的。（同上）

一般也没人打，没人骂，只像偷了关爷袍的相似，拘拘挛挛的都为了礼。（同上）

这四个小后生听着有几句话犯了他们的病，把脸红一阵；有几句触动了他的本生的良心，把脸又白一阵。（同上）

此外如写谭绍闻凄心之萌，真是丝丝入扣。完全由于练达人情，故能深刻若此。这些地方又颇足发人深思，悚然汗下。

至于他在文艺方面的描写，尤可谓极其天才之能事。因于理学话之难以直陈也，于是衬贴以出之。他竭力写个谭孝移不如竭力写个王氏。他于写二人对话中间，似乎于王氏的话，加倍着力。如：

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这些气！（第一回）

人家比不得你，芝麻大一个胆儿，动不动说什么坏了家务。（第三回）

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哩！（同上）

你又是什事合了你心窝里板眼，这样夸奖！（第四回）

这些都是很松爽的话，而王氏的德性才识便寓于其间。衬贴得妙，这实是不落道障的重要原因。

因于理学话之难以正说也，于是复诙谐以出之。他再竭力写个程嵩淑，于佯狂玩世的态度之中逞露出真性情，于真性情里发为一些诙谐的打趣说。如：

众秀才请脱措大故套，且把谭兄高酒多吃一钟罢！谭兄

总不是叫娄哥上天摸呼雷。（第二回）

程嵩淑便道：“门生既然受胙，还思饮福。”乔龄道：“昨日备的奠酒未必用清，我就叫门斗再带一罐儿酒去。”程嵩淑道：“老师既赐以一贯之传，门生们就心领神会。”东宿忍不住笑道：“舌锋便利，自然笔锋健锐，大约保举公呈是要领教的。”（第五回）

潜斋道：“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嵩淑道：“我只怕酒瓶不满。”（第六回）

东宿道：“那三位五经朋友，年兄可知道么？”希明道：“那两个在乡，门生不熟。若说这娄昭是一个真正穷经，是老师的好门人……”东宿道：“他不是谭年兄的西席么？”……嵩淑道：“他教的是他令郎与谭孝移的相公，去年已听说读完四经了，只怕如今五经已完。”东宿道：“看来有了这两位了，别的再打听。”嵩淑笑道：“……进贤者受上赏，老师将以何者为赏？”东宿笑道：“年兄所举俱系城内知交，若说‘辟四门’时，年兄又说乡间全不知道，未免觉得有遗贤良。”嵩淑笑道：“但愿老师与门生，常常欲加之醉而已！”（第七回）

这些都是很有风趣的地方。此外诙谐滑稽之处不出于程嵩淑者尚多，亦不备举了。总之他诙谐得趣，也是他不落道障的原因。

此外他还有两个长处：他能够多方面的描写，不使内容陷于单调。现在姑就朴社所印行的第一册而言，如第三回中的写商人，第四回中的写门斗，第五回中的写书办，第七回中的写长班，第八回中的写尼姑，第十回中的写医生，第十二回中的写媒婆，第二十二回中的写戏子，都能维妙维肖，以及各处刻画忠仆，义友，

教书先生，豪家公子乃至赌徒妓女艳童等等亦皆神情毕现。这可见他是如何伟大的天才了。他又能够构成极紧凑的布局。这可分两方面说：（1）转接处不生痕迹，谭孝移替儿子请好先生，订好婚姻，可谓事情已了。乃忽焉无中生有，颁下喜诏，于是谭孝移以被举为贤良方正而赴京了，不久而娄潜斋亦以中举而赴京了。自此之后便生出许多波澜，而他于转接之处丝毫不觉牵强，——关键全在第四回，读者可以自知。（2）顺叙处偏多曲折，他写到谭绍闻的堕落，那就一直写下去好了，那知他偏要在此间生出波澜，卖弄手段，才堕落，又悔悟；才悔悟，又堕落，层波叠澜，真如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至于书中所叙脚色往往不使一见便了，前后照顾，也足以助其布局之紧。这些长处，读者均能自知。

至于他的短处读者或将说：（1）结局是写败子回头，重整家业，以为不脱旧小说大团圆的窠臼；（2）入后他自序说：“前半笔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于是读者读到后半或亦不免生强弩之末之感。实则这两端还不能算他的短处。何以故？因为（1）就命意论，此书既以“歧路灯”命名，则写了堕落的黑暗的方面，当然更须写到自拔的光明的方面。（2）就文境论，他写谭绍闻堕落之时已经预为伏笔，平坦之气，时时发现，这正是为后来结局地步，假使不如此结局，则前文云云，岂非全是蹈空！所以在他种小说可不以大团圆结局者，在此则不能。他困于欲以大团圆收场，于是成为创作的难题了。盖写他堕落方面可以加入种种穿插以为衬贴，以增风趣。至写他悔悟自立方面，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不必多加许多曲折，所以他自己亦觉得后半笔意不逮前茅了。实则我们假使知道他后半情节早于前半早伏下根线，则此后半正

不是强弩之末，正是文中应有的文章。谓此为较逊于前半则可，若以此为是著之病，则不可。这不是我的好为李绿园作辩护人也。

是书只有抄本流传，现在虽经朴社印行，可惜尚只有第一册，仅仅二十多回，甚盼他早日印出，得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二书同样风行，不使这种有价值的伟著，永久晦没。

一九二八.一.二五

（原载《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

《歧路灯》^①

——朱自清——

《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另一部便是谁也知道《红楼梦》。本书现在才出了第一册，但回目已全有了；依据这一册的材料，我们可以将全书考量一番。

本书出版以后，有过两篇介绍批评的文字：一是郭绍虞先生的《介绍〈歧路灯〉》，见《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一是《大公报·文学副刊》里的一篇。郭先生所论极为详细；他从各方面估量本书的价值。他的话都很精当，实在是一篇好的文学批评，虽然他只题为“介绍”。我希望读《歧路灯》的人，在读前或读后，都去读一读那篇“介绍”文。

我对于本书的意见，差不多完全与郭先生相同。现在所要说的，只是就他的意见加以引申。因为本书略后于《儒林外史》，而与《红楼梦》同时，郭先生文中便拿这三部小说来相比，我也想用这种办法。先论题材。《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只是“败子回头”。但这个败子，本来并非败子，他父亲竭尽心力，

① 清李绿园著，朴社出版。

原想他成为一个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时时在理欲交战中。他父亲死了，他结交了“匪类”；因为习染的关系，便让欲将理战胜了。“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后来受够了“贫苦熬煎”，阅历了人世险诈，加以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这才“改志换骨”，重新让理将欲战胜了。这个理欲不断的战争和得失，便是本书的教训，或说是理想。原序里所谓彝常伦类间的发明，便是这个；“歧路灯”之名，也便指此。中国近世小说都有一个教训或理想；象《红楼梦》的人生如幻梦，《儒林外史》的讽刺功名热，都是的。这种教训或理想若能渗透在全书内，具体地写出来，使人不觉其为教训或理想，便是高手。这非对于所表达的教训或理想，先有一番真诚的透辟的体味不可。若只是在开篇、结尾，或书中各处，泛泛地抽象地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那是一些影响没有；读者但觉得是讨厌的滥调吧了。《歧路灯》比起《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抽象的理学话确是多些，但作者却仍能一样地将自己的理想渗透于全书内，因为书中理学话究竟也并不太多。冯友兰先生的序里，说此书道学气虽重，但所写大部分是道学的反面，所以不至陈腐。这种对照的取材，正是容易入人的，表达理想的法子。而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枝不蔓；虽是抽象的，却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种力量，不至与老生常谈相等。至于我们现在赞同与否，自当别论。

次论结构。《儒林外史》现在虽号为长篇小说，但实在还是杂记小说；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零星记载联缀起来的。《红楼梦》在我们知有《歧路灯》以前，确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可惜没有完；高鹗续作，也未能尽如人意。且这书头绪纷繁，不免时有照顾不到之处；因此结构上有松懈的地方。至于《歧路

灯》，虽也“记载一家的盛衰”，与《红楼梦》同，如郭先生所说；但节目却少得多。这因书中人物不多之故，检回目可知。人物不多，作者便可从容穿插，使它的情节有机地发展；所以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譬如开卷第一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说谭孝移——主人公谭绍闻的父亲——从祥符到丹徒去修家谱，祭祖茔，存问宗族，看见那边子弟都用功读书，回来时便忧虑着自己孩子的教育，这样引起了全书。这一回的题材，与书名一样，实是太迂腐些；看了教人昏昏欲睡。我初读此书，翻阅第一回，觉得没味，便掠在一旁；隔了多日，偶然再翻第二回，却觉得渐入佳境，后来竟至不能释手。本书至今不为人注意，我想它对于读者的第一印象不大好，是一大原因；一定有些人看了书名或翻了前数页，就不愿再看下去。但这一回文字在结构上，却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但很自然的引出全书，并且为后面一个大转机的伏线；末四卷（共二十卷）全由这一回生出。那败子所以能回头，因有其内心上的变化，但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若没有人援引一下，也无从上进的；这个援引的人，便在第一回里伏了根。这样大开大阖而又精细的结构，可以见出作者的笔力和文心。他处处使他的情节自然地有机地发展，不屑用“无巧不成书”的观念甚至于声明，来作他的藉口；那是旧小说家常依赖的老套子。所以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

次论描写。本书不但能写出各式人，并且能各如其分。《儒林外史》的描写，有时不免带有滑稽性的夸张，本书似乎没有。本书尤能在同一种人里，写出他们各别的个性；这个至少不比写

出各色人容易。如他写娄潜斋、侯中有、惠养民同在谭家做过教读先生，但心地、行止是怎样悬殊！又如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地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他写道学的反面，原只作为映衬之用。他并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曲详尽地写出来；所谓“劝百而讽一”，想他是深以为戒的。但是他写得虽简，却能处处扼要，针针见血。这种用几根有力的线条，画出鲜明的轮廓的办法，有时比那些烦琐细腻到使人迷惑的描写，反要直捷些，动人些。但以与《红楼梦》的活泼，《儒林外史》的刻画相比，却到底是不如的；因而薰染的力量也就不及它们了。本书之所以未能行远，这怕也是一个原因吧。至于作者自己，他对于那些描写法，大约实在有些不屑；看原序中痛诋《三国志》、《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四书，便可知道。这原不大高明；可是他的书既从反面取材，终于也就不能不多少运用一些描写的本领了。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毕

（原载《一般》第六卷第四号。上海古籍出版社《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收有此文。）